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三十四回 香雪秘傳妙術 傳燈別倡宗風

小鈺迎著舜華三人到中堂坐下，問道：「今兒那裡來的好風，吹了三位天仙來？夢也想不到的，賞臉得很。」舜華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我們來請你做個大檀越，二爺得破些小財呢。」小鈺道：「無不遵命，但求賜教！」舜華道：「那明心師專講的是誦經拜懺，律戒精嚴。這傳燈師卻另是一乘的法門，專講坐功，入了定，能知各人的前因後果。他說我和二爺，是從木石精靈中來的，卻也奇怪，我常常夢在萬山之中，時而打坐，時而竟變成一枝花草的模樣。這個地方夢到了多次，想起來，宛然在目。還聽見旁邊有人說，這是青什麼峰下。」小鈺接口道：「可是青埂峰？」舜華說：「不錯，你怎也知道？」

小鈺道：「我常也夢這個地方，你別說破，我們各人畫一畫瞧瞧。」二人就各自畫了一紙。淑貞、繡久接來一看，只見高山底下一道長澗，四面蒼松古柏，怪石嶙峋，真是個靈仙境。

兩紙比來，毫忽無二，大家都稱怪事。小鈺道：「我有時似乎還變成了一塊大石頭，旁邊常見舜妹妹也在那裡，諒來是前身的來歷了。如今妹妹你要我怎樣做檀越？」舜華道：「我見芬陀庵西邊有一所房屋，門前匾上寫的是『竹深留客處』，共是三間開的兩進正屋，還有十七八間零房，盡好改做個庵堂，分了傳燈師出來做個住持。我瀟湘館現有個丫頭，名叫阿素，自小兒吃奶素的。還有個姓畢的婆子，早年寡居，無兒無女。他兩個都願去做他的徒弟。」小鈺高起興來，即刻同他們過去，邀齊了明心、傳燈、平兒通來瞧了一會，小鈺道：「前後院子裡都是竹子，正合著芬陀的名色。」

山門口就釘個匾，叫了芬陀西庵。前殿供了如來、文、普三尊，後殿單供著觀音大士，客座禪堂并灶通夠安置。揀個好日子就喚各色匠人動起工來，不過半個月，就妥當了。傳燈說：

「四月初八是釋迦佛的聖誕，就是那一天搬來罷。但是這兩個徒弟，還得人定去查查他們來歷，才好收他。別像了饅頭庵的思凡，鬧出古怪怪兒來。」小鈺說：「我卻忘了，這些浪蹄子還沒收拾他哩！」過了幾天，一面召匠興工，一面差個旗牌官到饅頭庵裡，把當家住持和思凡通鎖拿了來。小鈺就在後園馬號裡的馬王廟裡審問他們。管號的太監通避了出去，叫些老媽子來站班伺候。起先當家老尼姑不肯承認，爭說是三爺和薛大爺喝醉了酒鬧的事故，與尼僧們絕不相干。小鈺喝道：「賤人，還敢胡賴？當年刑部有意開脫，好從輕發落，真情是這樣的嗎？」就叫打了他一百個嘴巴，把臉都敲腫了才實認了。又去巡捕廳取了三號板子來，隔著褲打了四十，帶上小枷。再喚思凡到跟前問他。他怕打嘴巴，從實招了。小鈺叫打二十板，老媽子隔褲子打將下去，竟像敲榔的一般，剝剝的響，小鈺喝叫剝去褲子，只見屁股上兩腿上都用細繩子捆了許多粗茅紙。

小鈺笑道：「倒是個老法家，預備著打的。」老媽們把茅紙撕去，獻出雪白一張精臀來，小鈺叫：「輕輕打十板罷！」老媽子答應了，才一板下去，白肉就變成桃花色了。小鈺有些疼他，便道：「他皮肉很嫩，用手打罷！」宮梅是最會頑皮的，趕過去扯他向著外跪下，又把他的屁股掇將起來。恰好這兩條槽兒正對著小鈺，又叫兩個小丫頭在兩旁，一隻手托住他的肚皮，一隻手在他臀上嘩嘩叭叭像打嘴巴似的敲了十幾下。小鈺哈哈大笑道：「夠了，饒你枷號，發給官媒婆帶去配人。把老尼姑發給本坊保正，押他在庵門口枷半個月，滿後勒令還俗。另找個誠實些的尼姑做住持。」不必絮說。

過了幾十天，這日鶯兒來說：「如今桃花盛開，咱家的媽又在紅藥坪留香居的中間臨溪岸上開個酒館，要求二爺賞副匾對。」小鈺應聲：「容易，你站著等了去。」匾上寫個「天台居」，對聯是：「酒旗和楊柳爭妍，人面映桃花一色。」鶯兒謝道：「費二爺的心。明兒就請過去賞花喝酒。」到第二日，宮女報導：「上房太太、奶奶們，通出來到天台居喝酒，眾姑娘也都去了，熱鬧得很。」小鈺忙騎了馬過去陪著賞花。王夫人見眾人都在，獨有淡如、小翠不來，知是害臊，就打發老婆子去喚了來，說：「前兒個我生了氣，不許你們出院門，原是正理。但這樣的好春光，暫時遊玩也不妨事，只要有個分寸就好了。」兩人都應聲「是。」其實小翠是真不出來，淡如卻早已出來各處逛玩的，何嘗害臊？今日因為聞得太太、奶奶要來，才躲在家裡。如今聽了這話，又是打明的了，從此照前入群玩耍，毫無顧忌。且不必說。

單說桃花謝後春色漸老，小鈺正沒什麼消遣，忽然一日早晨，外邊傳話進園，說：「北靖王府裡差人送了一班跑解馬的女孩子，來請二爺示下，要傳他進來不要？」小鈺叫「即刻傳來見我。」不多一會，果然那管班的領了一群女人進來，磕了頭，請了安，站在半邊。小鈺瞧那班頭，年紀約二十七八歲，搽脂抹粉，打扮得妖狐狸似的。笑嘻嘻裝出許多輕狂相兒來。

小鈺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多少年紀？這班女孩可是你的徒弟麼？」他回道：「我名喚香雪，今年十九歲了。這二十四個孩子，通是我重價買來教會的，又加馬價衣穿，通共也花了萬幾千銀才集成這個班子。」小鈺道：「你那裡就有這若干的本錢？」

香雪輕輕回道：「我會傳授房術，那些王爺、大人、公子、王孫們學會了，成千累百的賞賜。因此賺些小小家當。」小鈺忙問：「房術怎樣的？可以易學會麼？」他說：「房術全在運氣，氣旺的容易學，氣弱的便學不會了。到得會運了氣，那寶貝話兒會比往常長大堅熱，一夜好開發十多個女人，要久就久，要快就快。漸漸運熟了，還能斂氣歸元，並不泄漏，自會軟了。再到十分熟練，並能吸女子的精，變做男人自己的髓，名叫彩陰補陽。當年有人軒轅黃帝，專講採補，御過了三千六百女子，便鼎湖仙去。還有個東方朔，也習這個工夫，死後屍解成仙。」小鈺聽了，就像搔著心窩裡的癢，便道：「這些典故我在書上瞧見的，但是怎樣運氣法兒？你可細細講來。果然學得會，自有重賞。」香雪笑道：「空口說來，那裡能領悟，總要現身說法，當場指點才中用呢。」小鈺忙站起身，拉了他的手道：「你跟我進房去當場指點一番，且看會不會？」香雪故意裝腔道：「千歲爺別忙，到晚上緩緩的傳授罷。」小鈺道：

「那裡等得，就去，就去。」正拉了要走，只見春紅走來，說：「太太和奶奶們通在觀德廳坐著，叫二爺帶了這班跑解的去試跑跑瞧。」小鈺沒法，只得應道：「就來，就來。」就叫盈盈、香玉陪著香雪吃些好酒飯，安頓他睡了個午覺，養養精神，晚上好傳法。自己卻回了這二十四個女孩，到觀德廳，向太太、奶奶們磕過了頭，就作對兒騎著馬，在東西兩旁連跑將下去。到了牆跟前，勒轉馬同跑進旗門，加著鞭在中間馬道上雙雙跑了一箭的地，忽然縱身一跳，兩人把馬換著騎了；又跑幾步，仍舊一跳，各騎原馬到廳跟前，同往西邊收韉勒住馬。

隨即又是一對人馬兩旁放將下去，轉進旗門，各人用手扳在鞍上，兩隻小腳兒向天伸直。到了廳前，翻個筋斗，依舊騎正了，也往西邊收了。又是一對下去，才進旗門，便站起身來，各把一隻小腳蹬在鞍上，雙手亂舞。碧簫道：「這個比倒豎的更煩難些！」藹如道：「倒豎是兩手用得力來，這一隻腳怎的踹得住？」

話未說完，只見他把腳一歪，依先坐在鞍上，照樣收馬。又一對兒放下去了。小鈺性急，要回去傳術，便說：「太太，瞧瞧此時三月中旬，天氣很熱，人馬通淌著汗，怕有失誤。叫他明兒早涼裡跑罷！」王夫人說：「很是，吩咐住了罷。」正要傳話，有兩個已經跑上馬道，跳起身離了鞍，往空裡翻個跟斗，剛剛落到馬屁股上，又是一個跟斗，仍舊坐正收韉。王夫人忙叫：「小孩子很辛苦了，別再跑！明兒清早晨玩兒罷。」女孩子們便歇住了，齊齊站在廳前階下。王夫人帶著奶奶們回上房去了。小鈺對眾姐妹說：「姐姐、妹妹們也該去歇息歇息。」自己卻忙忙回到怡紅院，喚香雪來陪著吃了些酒飯，天還未黑，就同進房去。香雪叫他徒弟來，挑了六個在炕前地下坐著。眾宮女、丫頭們通在外房靜聽。只聽得小鈺和香雪含含糊糊的說一回，哧哧的笑一回，不知怎樣的傳法。傳了一會，又聽見小鈺笑道：「有些意思，果然比往常不同呢。」香雪也笑道：

「到底千歲爺聰明，一學便會。」裊裊見天色已黑，便走到幔邊輕輕問聲：「二爺要點燈不要？」香雪說：「黑地裡好，姑娘們只在外間點燈，這裡房別點罷！」眾人就把落地腰窗扯上，放下幔子，各在外間點燈開鋪。翻來覆去，何曾睡得著！到了一更將盡，香雪說：「我實在攔不住了，要略略安息安息。喜兒，你上炕來。」就有個女孩子答應了一聲，上去不多時，便叫：

「壽姐姐，你快來代代我！」又有個女孩子上了炕去。三更過後，六個女孩都輪遍了，小鈺還不肯歇，又叫了香雪醒來，說道：

「還是你老師父中用，再來玩玩！他們通不濟事。」兩個又顛狂了多久，香雪道：「四更鼓了，千歲爺也好息息，明兒再玩罷！」

小鈺說：「也罷，你傳了我這斂氣歸元的法兒，就好歇手了。」

停了一會，小鈺笑道：「果然好妙法，靈驗得很！我們睡覺罷。」

從此才得安靜。

眾人剛睡得一覺，門外有人叫道：「各位姐姐，快請二爺起來，太太、奶奶差不多要出來了。」小鈺只得起身梳洗，用了些點心，對喜兒、壽兒們說：「你六個人晚間辛苦了，別出去罷。」自己只帶了這十八個女孩到觀德廳來。見了王夫人說：

「昨兒跑馬的女孩受了熱，發痧子，今早頭疼腦痛，不能出來。只這幾個還健的，叫他們跑玩兒罷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小人兒怪可憐的，別再跑馬，只走走索罷。」小鈺吩咐下去，便有幾個同來的老婆子，把一條粗麻繩東西對牽了，離地有一人高。

兩個女孩各拿條竹竿，一個竿上挑著一對彩燈，一個竿上挑著一對花籃兒，口裡唱曲，小腳兒一步一步對面走來，碰著了，各把身子一歪，跨過去了。到繩盡處又倒退回來，依舊把身一側，又跨過去了。王夫人道：「難為他們走的，住了罷。」撤去繩索，就放上四張方桌，又撞上二張桌子，鋪下一條綿褥，兩頭安兩個枕頭。一對女孩子爬上去，東西兩頭睡下，把兩個屁股緊緊捱著，四隻小腳兒高高撐起。幾個老婆子抬了一口大缸，放在他們腳上。這四隻腳慢慢蹬動起來，缸就像磨盤一般，團團旋轉，越轉越快，竟似個風車輪兒。旋了一會，又漸漸的緩了。婆子們上去接了缸，女孩子各自一個跟斗凌空翻下地來，隔桌對面站著。眾人通贊說：「虧他們的！」撤去桌子，只擺一張半桌，兩邊插上一口明晃晃的鋼刀。一個女孩子只穿一件短衫，拴緊了腰帶，走到刀跟前騰身一跳，對直穿將過去，肚子離刀尖不過半寸。王夫人忙叫：「別再玩了，怕人得很。萬一略低了些，可不把肚子都破開呢，快收拾了！」就叫管家婆賞了一個大元寶。「打發他們回去罷。」小鈺送了太太、奶奶們動身，依先帶了他們回怡紅院來，接連鬧了三夜，把這二十四個女孩兒通玩遍了。恐怕上房知道，不敢久留。賞了香雪二千銀子，女孩們各賞一個大元寶，叫他們：「暫且回去，改日再來傳你們罷。」香雪領著眾女孩磕頭道謝，喜喜歡歡回去，不提。

時光易過，已是四月初八，芬陀西庵收拾得簇新了。舜華一早起來，邀齊眾人同到庵裡。那邊明心就送了傳燈過來，先請太太拈香拜佛，才是奶奶們、姑娘們一一拜過，連優曇三姐妹也來拜了，便叫兩個徒弟改了道姑裝，拜過佛，求太太起個法名。王夫人說：「這畢媽沒有丈夫兒女，悟透凡塵，就叫個了凡罷。阿素出胎就吃媽素，是生性好佛的，叫了性空罷。」

二人磕頭謝謝。傳燈就讓到客堂裡用了素飯，閒話一會，下午才散。

小鈺回到怡紅，只見香玉、盈盈領著內房值宿的宮女、丫頭齊跪下，說：「我們在裡房伺候共是八個人，先前兩人一夜，四日才輪一班。自從這香雪妖精傳了什麼房術，晚上鬧個不了。如今改做四人一夜，隔一日就輪到班了，那裡禁當得起？」

一個個頭昏腳軟，再這麼下去，恐怕通要害成弱症。求二爺再添八名，也好叫我們多息幾天！」小鈺道：「我也知道你們有些攔不住，但現在挑不出好些的人來，怎麼樣呢？」正在商量，只見宅門上的婆子來回說：「兩淮鹽院晏大人差人來下稟帖。」